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西京谍影

一场兵不血刃的战斗

一曲苦涩哀婉的情歌

方知今 著

作家出版社

西京谍影

方知今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京谍影/方知今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5063 - 3633 - 2

I. 西… II. 方…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6138 号

西京谍影

作者: 方知今

责任编辑: 王 征

装帧设计: 四色土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380 千

印张: 14.75

插页: 3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633 - 2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001	第1章	百乐门舞厅
006	第2章	与龟田的较量
011	第3章	突出重围
015	第4章	长江也风流
021	第5章	码头销魂
027	第6章	强人也无奈
033	第7章	既爱还疑烦恼不已
042	第8章	母亲河为证
051	第9章	军统西京站
061	第10章	红线暗接
069	第11章	笑傲王侯
081	第12章	何能不疑
093	第13章	手到擒来
106	第14章	陷入情网
117	第15章	潜伏危机
128	第16章	神秘的钢笔
139	第17章	“西北王”像头怒狮
151	第18章	“军统之花”的抉择
165	第19章	抓住了一条线索
176	第20章	只不过是张“白板”
188	第21章	屈服于强权
204	第22章	感情纠葛
215	第23章	血肉长城
227	第24章	为情郎献血并一掷千金

241	第25章	抗日英雄招蜂引蝶
252	第26章	“先行交易择吉开张”
266	第27章	拉帮结派
277	第28章	聪明险为聪明误
287	第29章	横下一条心
295	第30章	兼并有术
305	第31章	“彻底国民党化”
310	第32章	声东击西
320	第33章	有惊无险
331	第34章	西北王的情怀
339	第35章	情迷军统之花
348	第36章	密电之争
358	第37章	为情所迷为情所乱
365	第38章	处处设下陷阱
376	第39章	将计就计
383	第40章	密中有密
395	第41章	“戴老板”命丧困雨沟
407	第42章	遭软禁远离军机
417	第43章	密码有变急煞人
428	第44章	乐极生悲
438	第45章	败落
451	第46章	军统之花魂归母亲河
468	后记	

第1章

百乐门舞厅

上海滩硝烟弥漫，空气中充满了血腥味。但在华灯初上的十里洋场，仍然是一派歌舞升平景象——光怪陆离的闪闪霓虹灯，高音喇叭播出的靡靡之音，川流不息的流线型轿车，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的行人，上海人称之为“红头河三”的印度籍巡捕，在街头神气活现的不时吆喝声……透视了这个喧嚣的疯狂世界的丑陋和在这一隅之地生活的人们醉生梦死的心态。

一辆银灰色的福特牌轿车，在车水马龙中钻隙奔驰。驾驶者是一位漂亮的妙龄女郎，显然驾驶技术纯熟，操纵着方向盘描龙绣凤般地在拥挤的车流中穿行。看似惊险，她却沉着至极，福特车扭摆着将一辆辆轿车超过，远远甩在后面。

轿车停在百乐门舞厅门前。穿制服的Boy上前拉开车门，鞠躬称：“玛丽小姐！”

玛丽下了车。从手包里掏出一张钞票奖赏给Boy，就走进了舞厅。

舞厅中灯光昏暗，空中飘动的气球，碰着发热的灯泡，爆炸得噼啪作响；洋琴鬼不时吹出尖啸的音符，更增加了神秘气氛。

一对对痴男怨女在舞池中搂抱旋转。四周一张张“台子”还坐着三三两两的舞客。

音乐声戛然而止，舞伴们停止了跳舞，鼓着掌回“台子”休息。

灯光大亮，玛丽还站在灯光之下张望，她的苗条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

她的身材修长，穿一身晚礼服，突出了她的丰胸细腰；一头黝黑的鬈发，犹如乌云滚滚；明眸皓齿，两颊美靥闪闪，更衬托得她那

张标准的瓜子脸十分鲜活。

从一张“台子”上站起一位穿西服的中年人，开口一笑，露出了一口金光灿灿的金牙，他扬手招呼道：

“玛丽小姐，请这边坐啊！”

玛丽笑了笑，一扭一扭地走了过去。她那超大的肥臀摆动，牵扯得晚礼服后摆随之扭颤，更增加了她的性感。在座的许多目光，都在随着她的行动转动着。

“金牙”忙为玛丽设座。

另一位蓄着东洋胡子的人，在玛丽走近时也站了起来，满面赔笑地表示欢迎。

玛丽入座后笑道：“龟田先生今晚怎么也有雅兴啊？”

龟田耸耸东洋胡子，操着生硬的汉语说：“刘桑说玛丽小姐要来，我是玛丽小姐的崇拜者，理当要来向玛丽小姐求舞的。”

“金牙”刘士义忙笑道：“是的，是的，龟田先生一听我说玛丽小姐要来，十分兴奋，说他太崇拜玛丽小姐了，一定要来向玛丽小姐求舞。”

龟田从西装插袋里，掏出一只精致的首饰盒，双手递给玛丽，并且赔笑说道：

“微物不成敬意，请玛丽小姐笑纳。”

此时乐台上出现一位漂亮的歌女，她是京沪当红的歌星白光，风靡一时，许多男士就为听她的歌而来。凡她唱歌的时候，舞池中几乎空无舞伴，都坐在台子前听她唱歌。

玛丽接过首饰盒，啪的一声打开，里面是一枚光华灿烂的白金钻戒。看罢，她将首饰盒放在桌上。

“龟田先生，你应该把钻戒送给白光小姐的。”

龟田连连摇头：“啊不，不。白小姐的确也很可爱，但比起玛丽小姐，相形见绌多了。”

刘士义揶揄道：“玛丽小姐，龟田先生一片诚意，玛丽小姐就笑纳了吧。”

龟田打开首饰盒，拿出钻戒来：“请允许我给玛丽小姐戴上吧。”

玛丽含笑伸出一只白嫩如藕的手。龟田忙拿起钻戒，看看那葱般的指上，中指已有一枚红宝石戒指，便将钻戒戴在无名指上，然后十分虔诚地吻了吻手背。

玛丽收回手说道：“八一三淞沪抗战前，百乐门曾经有一位歌舞皇后白莹，红极一时，不知多少达官显贵，拜倒在石榴裙下。这位皇后，唯独垂青西南来的少将军李剑，最后为少将军而死，可谓红颜薄命！当然，那也算一段佳话。这一位白光小姐，看来也要步歌舞皇后的后尘——据说她收留了一位八百壮士中的连长李坚！”说着，朝坐在乐台附近的一张台子前的一位高大、魁梧的青年看去。

龟田看看玛丽所指的李坚——这个青年人还保持着军人风度，身穿一身笔挺的西装，却留着平头，胸部挺得高高的，一张方脸上表情严肃。

“啊不，不。”龟田摇摇头说，“李坚绝对不能与李剑相提并论——李剑曾在我大日本帝国陆军大学深造三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培养成的军人，具有武士道精神，所以打起仗来勇猛顽强，他指挥的李家军，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淞沪战争打了三个月，李剑坚持不后退，经常拿起步枪到第一线与皇军拼刺刀！使皇军受到重创。了不起的英雄！大日本帝国军人很佩服他！这个李坚是从缴械受软禁的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逃犯，受租界工部局通缉，完全是在白光庇护下求生，能有多大作为！”

玛丽笑道：“李坚是否能有所作为，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少将军李剑的作为，龟田先生并没有说完全。

“在淞沪战争爆发前，少将军李剑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与龟田先生的前任——东亚洋行总裁山本鸠夫先生打交道，最后捣毁了山本苦心经营起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刀劈、枪击之下，日本武士和山本先生纷纷身首异处。据说这都是少将军李剑只身一人所为，可谓孤胆英雄吧？”

龟田有些尴尬了。“啊，是的，是的……玛丽小姐，我向你求舞。”说着起身。

玛丽笑道：“白小姐唱歌没人下舞池的。”

“我不捧她！请吧。”

玛丽起身，伸手给对方。龟田牵着对方的手，下了舞池，翩翩起舞。

舞池中只有他们一对舞伴，引起注目。

他们是在白光唱了一半下舞池的，所以跳不多久，一曲终了。

舞客们为白光的歌唱热烈鼓掌。

龟田没有尽兴，不免恼怒，向乐队喝道：“快演奏一支华尔兹！”

乐队没有理睬。

龟田大怒，掏出手枪来，向乐队挥舞咆哮：“再不演奏我开枪了！”

龟田一掏枪，全场哗然。

舞厅老板慌慌张张赶来，朝龟田连连鞠躬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龟田先生息怒，我叫他们马上演奏！”并朝乐队嚷道，“快按龟田先生要求演奏，快！”又朝龟田鞠躬。

龟田不依不饶，哼了一声说：“你会倒霉的！你会倒霉的！”

老板吓黄了脸。

音乐声响起，没有其他舞伴下舞池，显然都对龟田的嚣张很愤慨，却也敢怒不敢言。

龟田向玛丽鞠躬，再次翩翩起舞。

玛丽说：“龟田先生，你这样有失绅士风度。租界法是不允许个人携带枪支的，你不怕引起麻烦吗？”

龟田“哼”了一声：“租界法？世界秩序要由我们大日本皇军来整顿。我们不会继续容忍在我们的占领区，有什么租界的！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些西方人赶下海去的！”

玛丽听了一惊。

一曲终了。龟田鼓着掌，向玛丽鞠躬致谢，然后搀着玛丽归座。

刘士义早早起身，鼓掌相迎，设座。

侍者送来两瓶汽酒。

刘士义说：“当年金龙帮主女大亨金蛟龙在这里露过一手绝招，不用工具就能开汽酒瓶盖，赢得满堂喝彩！后来我练了很长时间，才掌握了要领。”

“今天我来献丑，给龟田先生和玛丽小姐助助兴。”

玛丽笑道：“金蛟龙女扮男装，一把铁扇，一条银链，威震上海滩。连黄金荣、杜月笙都甘拜下风。她写了一副对联：挥银链威震上海滩；驭金龙纵横全中华。挡我者死！真是豪气冲天，令七尺男儿汗颜。”

“刘先生，切莫画虎不成反类犬啊！”

龟田哈哈大笑：“玛丽小姐真的知道不少啊，但是，你大概还不知金蛟龙是在日本长大，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培养成的女中豪杰！”

玛丽笑道：“啊，是吗？可是据我所知，金蛟龙深爱李剑，最后李剑只身入虎穴，捣毁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日特机关时，金蛟龙赶去，亲手以银链击毙山本的。”

龟田大窘，“啊……唔——女人毕竟是女人，脱不开一个情字，注定成不了气候！”

刘士义双手拿起一瓶汽酒，使劲上下摇晃了一阵，瓶内气体迅速膨胀，他再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掌猛“击”瓶底。这一剧烈震荡，气体将瓶盖顶崩，像一发子弹射中了龟田脑门；一股泡沫般的液体，喷得龟田满脸满身。

刘士义见闯了祸，一歪手，泡沫又喷在玛丽身上，晚礼服也喷湿了。

龟田大吼一声：“八格！”左右开弓，一阵连环大耳光扇上去。

刘士义作揖鞠躬，赔罪不迭，甚至顾不得招架，以致龟田的左右开弓，每一记都结结实实扇在他的脸上，清脆而响亮。

这里一闹，引起哄堂大笑。

龟田意识到自己成了小丑，忙对玛丽说：“玛丽小姐，我们走吧。”

玛丽也觉狼狈，忙随龟田往外走，身后一片笑声和嘘声为他们送行。



第2章

与龟田的较量

坐落在霞飞路上的东亚洋行，实际上是日本设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英、法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英法租界当局对东亚洋行容让甚至是讨好的做法，致使历任东亚洋行总裁的日本特务机关头子气焰日渐嚣张。

龟田将玛丽请到东亚洋行三楼他的住所。他请玛丽沐浴，更衣。玛丽谢绝了。他自己沐浴，更衣后，摆了一桌酒菜，与玛丽席地坐在矮桌前对酌。

他将两个在一旁侍候的日本女人打发走了，对玛丽说道：“玛丽小姐，今天太抱歉了，没有尽兴，而且弄得这么难堪。”

玛丽笑道：“事出意外，不能怪你的。”

龟田说：“我会惩罚刘士义的，一定要狠狠惩罚他！”

“走狗嘛，他也很可怜的。”

“走狗——啊，是的，是的，哈……”龟田发出一阵狂笑，“在中国人中，这样的走狗很多很多，将来还会更多更多。汪精卫是条大狗，他们都是小狗，是帮助我们统治占领区不可或缺的狼狗！哈……”大笑着拿起杯来，与玛丽碰了碰杯，就干了一杯，也不管玛丽喝了没有，拿起酒壶来斟酒。

“玛丽小姐，上次拜托你与你的干爹杨虎取得联系的事，怎么样了？”

龟田说的杨虎，是战前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国民党要员，此人又名杨啸天，也是上海的青帮大亨，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龟田想通过玛丽，收买杨虎。

玛丽笑道：“龟田先生的雅意，我将设法转达。但是现在与重

庆通讯很困难，只好容徐图之。”

龟田说道：“其实杨先生根本没有必要去重庆，我们占领了上海，绝不会亏待他；只要他能为大日本帝国服务，我们一定会重用他的，在南京政府当个部长毫无问题。

“我们还知道，杨虎与军统头子戴笠交厚，能通过杨先生说服戴笠与我们合作。玛丽小姐，你的功劳就大大的了。”

“我虽是杨先生的干女儿，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吗？”

龟田笑道：“玛丽小姐，今天我要和你开诚布公一谈，是的，你的美貌是我所爱，我一直在追求着你，希望能得到你的垂青，但是，我也敬佩你。”

玛丽笑道：“我有什么值得你佩服的？”

“哼哼，玛丽小姐，你也太小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工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龟田又举起酒杯。“来，请饮此杯！”这一回碰杯之后，他看着对方先干了。自己才干一杯，抹抹嘴，一边斟酒一边说：“玛丽小姐，我们通过长期的侦察和你们内部的人投靠我们提供的情报，我们终于确认，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要找的‘军统之花’张倩！”

玛丽虽暗暗一惊，表面却不动声色，她也哈哈大笑：“龟田先生，什么‘军统之花’呀？你是不是太抬举我了啊？”

“不！不！不！”龟田说道，“自从我们占领上海后，你以杨虎的干女儿身份，长期周旋于上层交际场，与英法租界和我们以及你说的走狗打交道，窃取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你一直做得极成功。

“我们早已发现有一个女特工在活动，很成功，我们内部称她为‘军统之花’，但直到昨天，有个军统的人来报，我们才搞清楚，你就是‘军统之花’，真名叫张倩！”

张倩一笑：“龟田先生今晚是要抓我了！”

“啊不，不！”龟田否认，“要抓你昨天晚上就下手了——你不要以为你住在租界，我们无法下手，租界当局是不敢阻挠我们的行动的。我甚至可以命令租界工部局以种种理由把你抓起来，交给我们！”

张倩又一笑：“仁慈不是没有代价的。”

龟田又哈哈大笑：“张小姐真是快人快语啊。其实我是善意的，

你们过去的复兴社特务处的特务，早已有许多人投靠了我们，现在已组成了一个很完善的特务机关，设在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如果你能与我们合作，特务机关长非你莫属——你可以权辖京、沪、杭，军部将授衔你为少将。”

“太过荣幸了吧？”

“啊不，不，一点也不为过。”龟田一本正经地说，“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军统地位不低，又是上海站的站长，手下掌握一大批人。而且今后‘重庆分子’都会投到你麾下；你的投诚，会给军统极大震撼！”

所谓“重庆分子”，是日伪对由重庆派来的特工人员的统称，也包括爱国人士。

张倩笑道：“龟田先生就没有考虑到我会拒绝合作？”

“不会的。”龟田十分自信地说，“干这一行的人都事前有充分准备。在落入敌人之手后，是有两个选择：速死或投敌——可以为双方服务。你这样年轻，这样漂亮，所谓有情的皮肉，无情的刑具，何苦挺刑不住再服软呢？你那娇嫩的肌肤，哪里受得了啊！”

“我是怜香惜玉，才采取了这种方法。我相信你是能够接受的。”

“你看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我和你单独商谈，绝对没有第三人知道。”

“张倩小姐，只要你能与我合作，我会尽全力支持你；我让冈村宁次将军接见你，确定你的地位。你在我们这里的权力、荣华富贵，绝对不是你在军统能得到的。”

龟田说着，伸过手来，握住张倩一只手，色迷迷地笑着抚摸着。

张倩笑道：“龟田先生，既然你已看破，我也不作辩解，是的，我还不死，只有求生；求生就要仰仗龟田先生了。既然如此，也不必装模作样。来，我敬你一杯！”

张倩收回手来，拿起酒杯，与龟田碰杯。

“好！”龟田很高兴，“果不出我所料，张倩小姐是很机智、爽快的人，那么，就算合作成功了……”

张倩抢先拿起酒壶，给对方和自己斟满两杯酒：“干！”

各人又干了一杯。

“龟田先生，今晚我们尽醉方休。一切的一切，明天我们从长计议，如何？”

“好极了！”龟田大喜，“张小姐的提议正合我意，来，干杯！”

又干了一杯。

张倩说：“我来斟酒……”她摇摇酒壶，“哟，酒不多了啊……”

龟田说：“啊，酒有的是。”说着站起，去酒柜拿酒瓶。

张倩趁机伸过左手，凑近对方酒杯，一按“机关”，她手上的宝石戒指宝石掀起，底座一撮白色透明的粉末，落在对方的酒杯之中。她迅速缩回手，若无其事地捋着长长秀发。

龟田拿着一瓶酒过来，仍坐在对面：“这是法租界领事斯密士送给我的法国名酒，的确味道好极了，来，尝尝吧……”

张倩说：“我们先干了杯里的酒和壶里的酒，再尝这法国酒吧。”

龟田放下酒瓶：“好，尽醉方休！”

两人频频碰杯，一壶酒喝干了，开了那法国名酒。

龟田拿着酒瓶斟酒，手已经没准了，酒溢洒在桌上；说话舌头也不灵了。

“张倩小姐，我对你钦羨已非一日，我知道你虽在交际场中周旋，却是非常自爱自重的人。所以我更加敬重你。

“现在我们就要合作了。请你相信，如蒙不弃，我会对你非常非常温柔，非常非常珍爱，非常非常……”

张倩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龟田先生，你的心意我早已明白，现在我们既有了这层合作关系，其他自不必明言。我极少喝酒的，今天陪你喝，因为酒能助兴。来，我们喝！”

龟田哈哈大笑：“好，好，张倩小姐，在‘这方面’我很行的，一定能使你满意……喝！喝！”

又喝了几杯，龟田举着的杯子脱手，人也摇摇晃晃躺倒了。

张倩一笑，过去拍拍龟田的脸，没有反应，她拿起酒瓶，对着龟田的嘴灌了几口，这才在他身上摸索，找到了一串钥匙，起身走到写字台后。

墙上挂着一幅美人画，她掀开画，露出镶在墙内的保险箱，关



掉警铃开关，插上钥匙，转动密码，左旋右转良久，终于“啪”的一声响，打开了保险箱。

她拿出箱内一沓文件，放在台灯下——仔细翻阅，遇有重要的，她摘下手表拍照。

她很从容地翻完文件，再放回文件，锁好保险箱，看看躺在地毯上死猪般的龟田，一笑。

她走到窗口，从腰间解下绳索，一头拴在窗上，站上窗台，顺绳而下。

第3章

突出重围

张倩回到华山路公寓，匆匆换了装，就进了一间狭窄的暗室，将手表内胶卷取出，冲洗，放大，烘干。

她拿着照片走进她的书房，在写字台上，凑着台灯，用放大镜看着一张张放大的照片。将拍下的文件日文译成中文。

她又去一张长沙发前，将沙发拉开，掀开一块地板，从中取出收发报机，放在写字台上，戴上耳机，开始发报。

她的尖尖手指灵巧极了，在按键上灵活地按动着。

发完报她将收发报机仍放在地板下面，长沙发恢复原位。她又拿了一只长方形的铁盒。将照片和翻译的纸放在盒内，倒入一些汽油，将盒放进壁炉，点燃了看着化为灰烬，再将纸屑拿去倒在抽水马桶里，放水冲干净。

做完一切，她冲了个澡，拿着毛巾走进卧室，一开灯，见一人持枪对着她，她一愣。

“别动，乖乖跟我走！”

她一笑：“啊好，好，我换换衣服……”

“不行！就这样跟我走！”

她又是一笑：“好，好……”说着她故意将手中的毛巾扔在地上。

她弯腰去捡毛巾，却猛地一拽地毯，持枪者跌倒，她撩起地毯扑上去，将那人蒙住，骑上去；那人挣扎着；她故意放松那人的头部，那人的头刚一露出，她的右手食指和中指，猛地戳进那人的眼睛，将那人的眼珠抠出！

那人一声惨叫。

她一跃而起，跃到床前，从枕下拿出一支手枪和一把匕首，再

跃回，在那躺在地上打滚的人身上猛扎了数刀，那人蹬蹬脚，不动了。

她去拉开房门，听见楼梯传来脚步声，知道敌人顺楼梯爬上来了。她出门将房门带上。闪身隐蔽在斜对面的房门处。

楼梯上爬上两人，直奔她的房门，推门而入。这两人发现地毯上一人躺在血泊中，忙过去观察，她出现在二人身后。

“别动！”

那二人一惊。其中之一猛一转身要抵抗，她一扬手，匕首准确地扎在那人的咽喉处，那人栽倒。

另一个举起了手，再不敢转身，她一步蹿上，扣排球般地连枪带拳头砸在那人头顶上，那人栽倒，她捡起匕首，在这人胸部连扎几刀。

她迅速换成男装。戴上礼帽，将髻发塞进礼帽里，上身一件茄克，下面一条西裤。再戴上一副墨镜，将应用之物带在身上。

她见三个死者三支手枪扔在地板上，想了想，一一拿起，麻利地拆卸开，将内部零件拿到阳台上去，向下胡乱抛撒。这时她发现有一条绳钩挂在阳台护栏上。这才明白第一个敌人，是用绳钩攀上楼来的，所以比后二人先进房来。

她去找来一副手套，翻身出阳台护栏，拽着绳钩，迅速滑下，落地后她弃了手套，直奔轿车。不料在黑暗中闪出二人，左右夹击。

她挥拳相向，且打且退，退到空旷处，弹跳而起，飞腿踢倒一个，转身再还击另一个。

她的拳法是跆拳道打法，搏击有力致命。几招之后，被她闯进怀里，以肘关节猛击对方胸口，对方顿时口喷鲜血；她再飞腿踢打，对手躺倒了。她赶上前去，在对方胸部狠踩几脚，此人顿时毙命。

在击打第二人过程中，她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发现第一个被击倒的敌人已爬起，准备向她攻击，她一扬手，匕首飞出，扎中咽喉。

击毙两个敌人，她拔出尸体上的匕首，在尸体上抹擦干净，这才上轿车离开现场。

华山路比较僻静，她驾驶着福特牌轿车在马路上行驶了一段路，在一爿烟酒店门前停下。